

宁波医生巧施手术 湖南“镜影手”宝宝“切趾”成功

宝宝四肢生长出了31个手指、脚趾,该病例全球罕见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徐吉海

双手双脚展开来像扇面,四肢共有31个手指和脚趾。今年5月,湖南平江县一位三个月大的宝宝弘弘(化名)因为患上罕见“镜影手”,受到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昨天,弘弘的妈妈称:孩子已于几天前在宁波市第六医院进行了双脚的多趾切除术,再过几天就可以拆线出院了。



弘弘的双脚手术前的样子



弘弘手术后的脚

“镜影手”宝宝四处求医 宁波医生主动邀来宁波手术

今年5月,国内几家知名媒体都转载了这样一则消息:一位3个多月的湖南宝宝弘弘因为患有罕见的“镜影手”,四肢生长出了31个手指、脚趾,正四处求医。

弘弘手脚亮出来就像打开的折扇,他的双手手指有15根,双脚脚趾有16根。与普通的多指畸形不同的是,他的两只手都没有大拇指,左手上平行长出差不多粗细的8根手指,右手是7根手指。两只脚脚掌上分别生长着8个脚趾,而且都有单独的骨骼。

弘弘得的这个病叫“镜影手”,是一种罕见的多指

(趾)畸形。据文献报道,“镜影手”全球只报道了八十多例。而像弘弘这样的双手双脚畸形,全球报道的病例只有十几例。

为了让孩子能拥有接近正常的双手和双脚,从孩子3个月大开始,夫妻俩带着他去了湖南和上海的多家医院。媒体报道了他们一家的经历以后,也有国内多家医院主动和他们联系。

“每家医院说的都不太一样,而且治疗费用方面差别也很大,有的说要几万元,最高的十几二十万都有。”弘弘妈妈说,对于到底该去哪里治他们犹豫不决,后来

只看哪家医院曾经做过类似的病例多。

看到有关弘弘的报道,宁波市第六医院手外科副主任医师徐吉海主动联系上了他的父母。“孩子还这么小,希望他能尽早接受正规的手术,在治疗上不走弯路。”徐吉海说,刚开始弘弘父母还担心他是中介,后来徐吉海把自己的身份证和医师执业证照片通过微信发过去,才取得了弘弘父母的信任。了解到宁波市第六医院一年能做几百例先天手指畸形的手术,上周,弘弘一家从深圳专程赶到了宁波。

顺利完成减趾手术 宁波医院为小病患减免费用

“镜影手”的发生和遗传以及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据了解,弘弘的父亲四肢正常,他的妈妈也有四肢畸形,双手和双脚都是六个手指(脚趾)。

弘弘来宁波后,六院为他召开了多次会诊和讨论,最后确定了分期手术的计划。“考虑到孩子年纪比较小,不能承受同时四肢的手术。我们先给他做了双脚的手术,赶在孩子学走路之前让他像正常孩子一样穿鞋和学走路。”六院手外科主任王欣介绍,等孩子1岁以后将为他做双手的手术,后期还将进行整形手术。

上周,弘弘的双脚手术在市六院进行,手术分成两个组,双脚的手术同时进行。1个多小时的手术里,医生为孩子切掉了多余的脚趾,并对脚趾的肌肉进行了再造。手术后弘弘的两只胖脚丫看上去和正常的孩子差不多了。

“‘镜影手’的手术和普通的多指畸形手术不一样,不是切掉多余的手指那么简单。”陈宏介绍,接下来的双手手术更为复杂,因为弘弘没有大拇指,医生要为他拼出大拇指,并打造一个虎口,因为大拇指占了手部功能的50%左右。

等不及孩子出院,弘弘的爸爸昨天已经赶回深圳开工赚钱,只留弘弘的妈妈在宁波照顾孩子。因为弘弘一家只靠他爸爸一人赚钱,经济条件不宽裕,这次手术宁波市第六医院减免了弘弘不少的费用,这一次手术只花了六千多元。据了解,复杂的先天性手指(趾)畸形手术,费用需要3~4万元。

“我们医院一年做的先天性多指(趾)畸形的手术有三四百例,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实绝大部分是宁波的患者。”宁波市第六医院手外科主任王欣介绍。

拆迁了,他们的重聚温情而有意义 段塘北路34弄里,永不消逝的邻里情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张立 董建亚

海曙区段塘北路34弄,这个地址自2014年2月跟随城市拆迁的步伐,从地图上“消失”了。居住在这里几十年的邻居们,四散在这座城市。难舍这份邻里情的他们,约好了每年要聚聚。最近的一次聚会,他们选在了段塘老年公寓(养老院),和住在这里的老人们一起分享重聚的欢乐……

重聚地点选在了养老院

昨日早上8点半,腿脚不便,走起路来略有吃力的郑水雅提前赶到了聚会地点。作为联络人,站在老年公寓的门口,她拿着手机,不停地接着电话。“都是邻居们打来的,我给指指路。”

陆陆续续,有人乘着公交车赶来,也有人开着红色保时捷911前来赴约。步调一致的是,每个人手中都拎着给老人们的慰问品:饼干、毛巾、八戒西瓜……热热闹闹的,走在一起,寒暄问候,整个老年公寓立刻响起了欢声笑语。

“嗯,今天有9户人家会到,是当年我们小区里3号到17号的

邻居。”郑水雅一家在段塘北路34弄住了30年,从1984年房子造好就搬进,一直到2014年拆迁才离开。“3号到17号,是相邻的两幢2层小楼,邻里关系一直很好。”这里的每一户邻居,她都如数家珍。

9户人家到齐,大家自觉地换上了红色志愿者背心,拎着礼物分发给老人们。最后,一行人还特意来到3楼,慰问了一位以前住在段塘范家村的老邻居。88岁的老太见到一下来了这么多的“旧相识”,眼眶一下湿润了,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好,好,好……”

年夜饭“决议”——每年再聚、多做公益

“现在洞桥社区几乎也都拆得差不多了,大家虽然离开了那块土地,但邻里间的感情却并没变淡。”沈亚慧是段塘街道洞桥社区党委书记,在十多年前她作为新媳妇儿,嫁进了34弄的大门。

在基层工作久了,见过各种人生百态。提起拆迁,这让沈亚慧很感触,“有太多的家庭,因为拆迁弄得兄弟反目、家无宁日,甚至离散了再不往来。”34弄的老邻居们,处了几十年,却能比有的兄弟姐妹更亲,倒是让她更觉感动温暖。

“其实私底下,大家也常有

联络,但都是电话打打,小范围的聚聚。”今年2月,邻居们终于“搞”了一把大的,一下12户家庭都聚齐了,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个年夜饭。

那天,下着大雨,但仍旧没能阻挡大家重逢的热情。这顿饭,从上午10点半,一直吃到了下午3点。两年不见,大家聊得难舍难分。饭桌上,也通过了一项集体决议:以后每年大家都要聚聚,每次两户人家坐庄,首选家宴,如果怕麻烦可进酒店;此外,建立“邻里一家亲为老服务队”,大家也要抽空聚首一起做些公益活动,把这股正能量传递出去,感染更多人。

搬进别墅的老板娘说: 这份邻里情,讲不尽,道不完

今年10月,陈小平的儿子就要回国结婚了,邻居们电话里早就知道了这个喜讯,吵着要喜糖吃。“喜糖还在订,好了到时一家一家给你们送过去。”陈小平乐呵呵地允诺着。

算不上“原住民”,陈小平是在1992年通过购买二手房的方式搬进34弄的,一直住到2005年才搬出,在这里住了13年。人虽搬离,但房子一直没舍得卖掉。

“刚搬过来的时候,还和老公处对象呢,后来孩子也是在这里出生,邻居们帮助我太多了。”陈小平说,那时她连饭也不会烧,经常到邻居家蹭饭吃,有时带孩子手忙脚乱,也都是请邻居搭把手。“他们就像妈妈、阿姨、大姐姐,都很关照我。对这里,有感情,哪里舍得卖掉。”

傅玉珍在1995年也搬离了34弄,近20年间房子一直委托郑水雅代为出租。现在住进了别墅的她一直对记者感叹:“新小区的这种墙门关系,和以前真是不一样的温度啊。我连隔壁邻居住的是谁都不知道,也没说过话。”

段塘北路34弄的地标没有了,却让住在这里的邻居们分外珍惜这份曾经共同经营了几十年的邻里情。

邻居们口中做了“老板娘”的傅玉珍和陈小平,还是和以前的老邻居们保持着联系,工作再忙,也从没缺席过邻居们的聚会。在采访末了,她们对记者说,“咱们是邻居,也是朋友,更像亲人,这段共同生活的经历,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情义无价。这份情,讲不完,道不尽……”